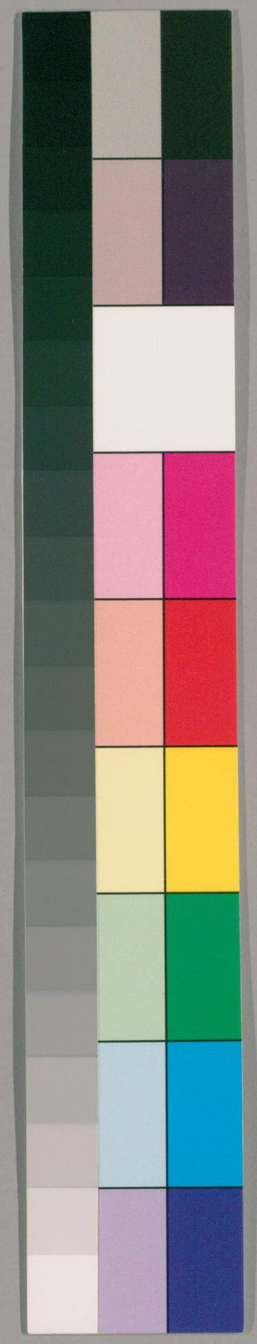
222.01
H588z2
W
第41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222.01
H588z2

賜進士及第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兼務軍糧餉提督軍務臣畢沅編纂

宋紀一百三十二 起著雍涒灘閏六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正月己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強刺平民爲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采魚鰕爲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羣官者自行在至衢婺數州道路

45.5.-2
8261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之閒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爲帝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材亦略可使皆民閒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寬爲其限何患不集帝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爲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慮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爲先事之備但當撙節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強提輦官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逮杖降資葉義問言輦官最爲親近比於足蹙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　賀金正旦使孫道夫將還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主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於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以備戰陳二也且馬得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侍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問奏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

實死矣陪臣亦楷所薦者又曰兩國比來行事殊不如
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問宋帝時金
主曰謀南伐故設詞以爲兵端而雜以它辭亂之　金
主嘗召諫議大夫張仲軻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
長迪實舊伦習今改入侍殿侍坐金主與仲軻論漢書謂仲
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我國幅員萬里可謂
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
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金主曰宋人且何
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
亡豈得爲無罪金主曰向者梁琦嘗爲朕言宋有劉貴
妃者姿質豔美蜀之花藥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
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
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
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金主謂迪實
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金主曰汝料彼
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迪實良久曰臣雖
懦弱亦將與之爲敵耳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
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贊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不
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
賞將士彼必忘勞矣　二月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

之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奏事帝曰鄉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事　丙午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因道夫使金還具奏金主所言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遂率百僚稱賀詔以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翼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帝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霧霈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侍郎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有捕猺賊功當遷也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畀事爲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畀不得爲清望官重畀事也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竝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監係朕親擢餘竝須在職

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　戊子追復故敷文閣直學士洪晳再復徽猷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謚曰忠宣　夏四月乙未大理寺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郎　五月辛未改光州爲蔣州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山縣爲期思縣避金太子名也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獐獲之金主以薦太廟〔攷異〕李心傳云改州軍名日歷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奏劄改之乃其避敵人之名耳　軍殿前司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

魏子平見於紫宸殿　丙戌金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決意南下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謂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不可比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湖地卑濕舟船以爲居魚鰕以爲醲夏服焦葛猶不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金主不悅　是月金主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院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爲南侵之計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金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南成祭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

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祭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出師無名金主怒曰非汝所知麾之使去既而召翰林應奉文字蔡薿講漢書金主怒稍解翼日擢通尚書右丞嗣暉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許之　六月癸巳名眉州青神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　是日流星晝隕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帝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可令刑官常諭遵守成意　秋七月己未詔鑿皇城東南之外城　戊寅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爲鎔燬伦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直屬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帝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它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成者　己卯帝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羨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鑠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

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帝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
十三首示輔臣　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尚書吏部侍
郎　八月戊子詔置國
部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
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辛卯權禮部侍郎
孫道夫權工部侍郎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詪
權尚書戶部侍郎　壬寅尚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
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依舊永州居住　丁卯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
爲文惠昭靈侯　辛亥詔立懿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
旺　甲寅夜地震　九月丁丑石迪功郎李耆言自經

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
縣買銅民力愈困況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
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
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
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鑄
官又抑民毀錢而復鑄得不償失徒弊百姓費邦財願
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興鑄俱路委提
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
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爲銅以
應命故耆言如此詔提領鑄錢司揩置約束　庚辰中

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帝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爲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帝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盡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帝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帝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

蜀中利害語之　辛巳以士輅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祇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爲賀生辰使閤門祇候辦御前忠佐領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爲祕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　初帝伦損齋舁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暘羣臣庚寅帝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所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然飛昇則

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
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期
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鄉
等朕又惟比年修廢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
者此亦不可以不戒至是降詔諭中外如帝旨　戊戌
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類奏覽
訖付御史臺理問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竝特贈
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破死焉至是存中乞
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爲副典帝特命錄之　十
一月癸亥詔有司勤政安民　己卯冬日至合祀天

地於南郊赦天下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今合祭天
地奉祀宗廟慈寢承平舊典加以闕道山求遺書修太
學育人材文治既舉自此願訓敕將士增修武備以爲
不虞之戒又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
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
風願下文館重加讐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
胄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渝盟有端而
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敷以武事爲言　癸未
金尚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
如故　己丑詔出御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

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十二月丁未詔才人劉氏進封婉儀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典謙入見　乙卯金以樞密副使張暐爲尚書左丞歸德尹高召和式趣爲樞密副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由戰人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船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議者乃奏罷到諸路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欲爲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與洋舊有義士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千部轄使臣蠲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二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爲之軍行日支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爲

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爲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久而不廢　金主欲都汴而汴京大內失火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金主問以用兵江南之利害浩不敢正對乃婉辭以諫欲以諷止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金主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金主雖喜其言而不能從浩等至汴金主時使

宦者梁琉來視工役還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開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屑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殿既成琉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更造浩不能抗與之鈞禮（致異繁年要錄以營汴京宮室爲正隆元年及四年今從金史本紀伦三年）金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至金主篡位始以宦者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領內藏金主嘗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事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琉最被委任故尤驕恣　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以皇太后年

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
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
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
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
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帝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金主朝太后於壽康宮　丁巳金御史大夫高楨卒
庚申金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乙卯詔故洪州觀
察使王彥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名導江縣金馬碧鷄
神祠曰昭應　金主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
通商便於民用其間多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
不良之人私相來往可將密諏唐蔡鄧秦鞏洮鳳翔
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
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盱眙軍申到北界泗州牒金國已廢罷密
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州一處詔盱眙軍榷場存留餘
並罷之時事出不意商旅棄物貨而逃者甚眾既
而無所得愈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帝不聽
命給裹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
屋二百間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
焉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

制職事判與州災璘爲少保　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
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
郎　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安慶節度使　己亥權
尚書工部侍郎劉璋秉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
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壬寅宗正少卿楊傑權
尚書工部侍郎　丁未金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金
主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
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乃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
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及分往上京東京北京西京凡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乞一子
留侍亦不許　己酉帝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
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羣盜之民不得已而爲之未必
皆嘯聚也帝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闕欠已及二十七
萬不知州縣奉行何如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
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憐不令封德彝見之然
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
當斬之以爲奸佞之戒　三月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
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

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效以奏　祕書少監沈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言金主再修汴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宮果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可無慮乎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妄得云云也居數日復往言之曰請勿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邁亦請密爲邊備該等不聽　辛丑國子司業黃中守祕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之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爲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綍未及言中指此圖曰治世何用此爲綍退而歎曰憎不使中爲諫諍官也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廢李勣於堂下　金主命增山東路泉水軍　辛亥金尚書左丞張暐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圖克坦貞爲樞密副使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于岐雍間伐木以

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近戍聚於闕陜游
騎千數出近邏覘視虛實奸謀詭計未可窺測臣疎賤
宂散謹以區區管見有可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
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
應荆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陽扼荆州之衝又足以
爲荆州重輕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荆襄之閒所以自衛
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荆州四百五十里無重
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
萬一荆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
鎮荆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
疲懦安能以備緩急宜令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荆州要
害冦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
將陳者一人如田晟其人者以副之蓋晟雖老而戰功
素著敵人深畏之今居南昌未足究其施設若使與劉
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
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冦其戍守襄既有備吳蜀可
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行閒常見三衙
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
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
民輕慓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

牛伐冢聚爲小盜而爲奸雄之資使有人駕馭役使必
能得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土
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
占籍遂爲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
郡之民使金人果渝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尚守和好
則可以填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
聞遷陝右兩河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諸軍
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它路又不知幾萬人若
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
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
率沿邊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以老其師將不
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
之臣死亡殆盡更且離遠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
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
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
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經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
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
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荆州
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
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

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
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往郡
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
失據而陝右兩河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
足以爲吾之資若朝廷以邇海道爲迂只以陳敏所招
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日通隣國宣和之
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沒於韓企
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
聞金人馬皆達勒達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
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權場於白水與達勒達貿易丁
未歲達勒達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實林牙使
達勒達助兵以爲鄉道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
連謀叛謀泄伊都入達勒達太子亦不遣還自是太子
結成疾并其母死於雲中達勒達之怛懣入骨髓今若
遣一介之使開示禍福曉以利害使達勒達之馬無與
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
西夏亦與金人爲讐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常割天德
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
歲伊實郎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
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

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阿雅卜舊伦屈移今改謂臣曰咎年大金賂我四軍入館伻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咎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它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書江山形勢鋭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論以盟約伻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郭閉榷場絶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虚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

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言要錄伦宗閔繫於四月李心傳云宗閔當係李邈之子書中言閉榷場蓋今年二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事又聞自春徂夏當是四月閒以日歷攷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敬改除破敵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宣戍襄陽六月丁亥李橫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荊南壘兵已卯劉汜除效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心傳所攷是也今從之　五月壬戌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劄爲建寧軍節度使　己巳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未有定立條目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詳密可行今請重行修立其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覺察不盡請令監司專按察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壬申金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宣遠大將軍太子左監門兼尚廐局副使王蔚入見　六月甲申祠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　丁亥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橫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劄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癸巳寧國軍節度

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陛本司選鋒軍都統制

戊戌名烏江縣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參知政事

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

官致仕光既許任便居住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尚書左僕射沈

該天資疎庸八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

以裨國論濆貨無厭請托公行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

造第宅擾害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

下失四海之望請賜罷黜別寘憲典丙午左司諫何溥

右正言都民望亦言沈該性資庸回志趨狠愎自爲小

官已無廉聲徒以詔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

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陛下比

因更化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

以圖報塞今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引

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

所不統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

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道旅特令速與差注旬日

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望亟賜罷黜帝命溥

等皆退而俟命該乞罷政不允　己酉特進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董萃權尚書戶部侍郎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成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　己巳故責授鄧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淳熙中謚庶曰敏節）　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管從之拱玠之子也　金方建宮室於南京又營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以至烏鵲狗彘無不被害境內騷然　金主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南伐太后諫止之金主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賜進士及第右諭德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二等輕車都尉臣王鳴鶴等奉敕編纂

宋紀一百三十三　起屠維單閼七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爲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巳帝謂大臣曰此事甚可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　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秦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

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權吏部尚書　癸巳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竝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爲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無慮二千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爲節度使初不問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敵開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戊

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迄不與通坐此偃蹇州縣二十年四川安處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爲幹辦公事初燾父中仕至左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分新舊官置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　己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爲額時左翼軍之攻隸者與統制官陳

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於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
八月甲子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
朱熹竝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
任滿日赴行在并詔度廣問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
遣熹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
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
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
四方游學之士多從之帝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內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
侍郎　乙卯金尚書左丞相蔡松年卒金主悼憎之奠
於其第命伶祭文以見意　是月金詔諸路調馬以戶
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
自養飼以俟　九月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
無人食祿者竝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曹勛
等還朝言隣國恭順和好無它丙戌宰相湯思退拜賀
帝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寐而慄蓋前此紛紛之
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傥
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

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
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
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不視朝召輔臣奏事
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債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
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
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賦皆蠲之丁酉
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賞錢並與
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
宮年八十自南渡後典故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誤不
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斐而博士杜
幸老以古誼裁定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暫兼權
禮部侍郎　癸卯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
使吉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蘇華假崇信節度使副之時
朝廷已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麟
之至金金主喜其辨利賜資加厚　丁未百官以帝未
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冬十月辛亥朔
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
如之　壬子小祥帝詣几筵殿行禮　癸卯皇太后啟
攢有司以權制己迄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

制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哀服行事　甲寅帝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　起居舍人楊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涧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　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謚議曰顯仁　甲子大祥帝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丙寅禫祭　戊辰帝始御前殿　乙亥金主獵於近郊復命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尚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瀘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一月辛巳朔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爲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韉至是朝議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移允中等至沐京金主命故牧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禮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其大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捧花侍側而已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帝服初卷七
服以祭禮畢叟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丙申顯仁皇
后靈發引帝啟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帝易吉
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
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叟
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恭顯仁二后神御
而御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
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立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
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會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
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
七十有三穴而已　十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
六虜畢百官奉迎虜主還慈寧殿帝行安神禮癸丑帝
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行七虜之祭八虜九虜皆
如之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趾兵事帝曰此事
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堪生豈是久長
之道惟當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
　庚申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
汝爲事遠竄遂奔僞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爲金用累
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
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　壬戌帝親

行幸哭之祭甲子祔顯仁皇后於太廟徽宗室　丙寅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書初
帝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爲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
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帝問燾以大計所在燾曰儲貳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
帝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舉典禮時
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帝止北貨之貿易非時之賜
予罷土木減冗使躬行節儉民自富足帝嘉獎再三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
丁卯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　丙子

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諱
陰故命坐賜茶正侍觀察使以上皆與帝素服黃袍黑
帶供帳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鐏對鳳侍坐者錦墊
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宴不用樂辭亦如之時
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
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邱桑
梓語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
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爲備金
主又潛使畫工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繼則繪爲
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

山第一峰之句蓋金主所賦也　金殺其太醫使祁寧（攷異繫年要錄伦翰林副使祁宣今從金史本傳伦祁寧又要錄載五年正月今從金史本紀載在四年十二月）寧性慷慨欲諫南伐未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寧診視既入見卽上疏諫略言國初蕩遼戡宋曾不十年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將士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問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三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金主怒戮於市籍其家金人哀之

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旦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乙酉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北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施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卽行　戊子太尉知荊南府節制屯駐御林軍馬劉錡言所招效用六千人請以荊南駐劄御前效用中軍左軍爲名分四將仍以右武

大夫周贊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貸務通與之如其數　吏部員外郎虞允文言金決渝盟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它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爲之備帝頗納其言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卽時渡江　癸巳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旣登舟卽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是日天未明送伴使金安節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以下皆不及知安節遂於中流瞻拜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丁酉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旣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尚書張燾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增數百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帝曰卿可

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壽之從容補謚皆此類也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帝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請大享明堂亦合廟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考請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介出迓使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益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奏於是帝不出而命輔臣分詣　丁未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二月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耨盌溫都謹行禮於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珪讀祭文既退命輔臣就驛宴之不用樂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　辛酉北使辭於几筵殿次辭帝於垂拱殿　癸亥直徽猷閣知順昌府趙子潚權尚書戶部侍郎　甲子百官純吉服　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帝語王綸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

事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眞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帝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爲亂之本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遲遲至今思退日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三十年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祭也帝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　庚申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　癸酉帝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皇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疑然不羣聰哲端正抗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效禮正名頒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爲皇子仍改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瑋爲寧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中外大悅　是月金遣引進

使高植等分道監視所獲盜賊竝磔之　三月辛巳兵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　金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金主曰朕意不在一邑欲試舟師耳乙酉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宮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千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以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乙未太府卿李涧權尚書吏部侍郎　丙戌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諸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淮南諸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金東海縣民爲盜有

李秀者密請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南歸時議
其或致衝突諜者因謂其與金結納將大興師南來乃
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
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
之因遺書大臣大約謂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
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
通猶未之聞若知偏師一至卽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
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
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丁酉以立皇
太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棐

告皇地祇嗣濮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誨告諸陵
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
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
開達州駐劄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宗子彥髣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
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
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
府始稱皇姪　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
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爲

濟忠顯王　夏四月壬子詔天申節州縣竝免排宴以帝在諒闇故也　甲寅金以耶律翼南使失體杖一百除名施宜生以漏言烹死　丙申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辛巳太尉荊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荊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爲重鎮江西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備朝廷從之荊南府江州翥軍自此始　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都統制戚方爲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金已聚兵有南侵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尅剥不恤爲能以殺戮不恕爲威窮奢極侈燕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怨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擊傷奪去銀牌燕京以南在處不寧今

欲遷汴京且造戰船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倉之利能役使船戶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宜於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統於舟楫之間官軍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驚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禦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撙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帝言敵謂我爲和好久而兵備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帝嘉納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曰此爲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袝制未終不用樂　六月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

故有是命　壬申故太尉武泰軍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授團自訴故錄之　金都水監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　秋七月辛巳金詔東海縣民爲張旺等所詿誤者並釋之壬午金主以張宏信被命討賊逗遛萊州與妓燕樂杖之一百　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視　丁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書戶部侍郎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爲兩淮形勢在今危急捄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道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宜飭令擇地險要廣施預備此應變之說也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請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

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辛丑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爲閤門祗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加封伍員爲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祔日有食之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丙辰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辛未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衡爲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禮告急於朝廷先是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善一正軍一阿里善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阸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

數已定遂以百戶部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　金主命榷貨務并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　金主喜沽譽其謁陵也見田間穫者問其豐耗以衣賜之然亂政亟行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山東賊犯沂州殺其縣令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遼祿錦舊伦六斤今改等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置於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正翰林待詔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事金主惡聞其言皆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不敢復言　九月庚辰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事見八月壬申自高郵以驛書遣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覩邏者之情僞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犯死求生而候者闕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刻今日自六月以來日聞發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

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耍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攷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戍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人情恟懼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侵京闕薦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扼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且命大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捄應之用則敵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覘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朝廷防虞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望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讀　己丑左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翼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陛宣州觀察使寶請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等五十人自隨皆從之

甲午小祥帝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僊林普濟寺　丙申鎮江府駐防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宣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爲祕書省正字　冬十月乙巳朔帝始純吉服　庚午金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爲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允文至金廷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的君臣驚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充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蘇紳副之　戊申詔太尉知荆南府充本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

錡赴行在奏事以荆南駐劄前軍右軍統制李道兼權都統制朝廷將以錡代劉寶掌軍故有是命　癸丑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權吏部侍郎　庚申侍御史陳俊卿論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十罪大略謂寶減削軍食暗請錢糧多遣軍士於湖廣江西回易去歲鎮江大寶閉壁下令出敕者死城中半爲飢燼寶市物爲苞苴皆刻剝置辦乃謂其下曰此官家教我置買寶內藏不臣嘗公言曰前代帝王皆起於微賤此何等語又差閤李二道人夜觀星象至五更則具錄以呈鎮江屢易守臣皆以寶故近又欲擊趙公俛賴朱

夏卿勸免今知人言籍籍乃因人覲載苞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爲結納寶專悍愚慢暴虐姦貪何所不有使有緩急之事責之成功不亦難乎請因其來朝斥之別擇良將往肅軍旅辛酉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罷都統制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給眞俸臨安府差兵級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先是寶爲諫官何溥所劾帝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卿復奏其罪侍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朝廷嘗調兵戍黃魚垛寶既不聽乃請創招制勝軍三千人方命若此尚知戴天子之威

乎寶嘗出緡錢遣其軍校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爲鮮械諸囿圄掊刻諸軍至有凍餒不能出門巳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故有是命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鋹爲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軍統制將日前非理掊斂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政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當議除放除劉寶私財還寶外餘並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荆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爲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十一月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詝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戊子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帝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自陛下更化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者本無器識徒以工騈儷之文嘗綴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塤寘緣超躐徑躋樞近

白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邈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紀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伦威福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眾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沈抑而不行久玷鈞輔物議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金主命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指揮使隸宣徽院　十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癸丑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雕隼者　丁卯閤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琨爲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　庚午金國賀正

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僕射權副使翰林學士忠
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　安南
進馴象邊吏以聞帝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
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諭今後不必以馴象
入獻　金主以降將孔彥舟習知兵事起爲南京留守
彥舟荒於色有禽獸行而金主獨喜之時有傳舟已死
者既而知其妄金主爲杖妄傳者以激勵之無何彥舟
果死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金主禁朝臣飲酒
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既而詔都尹京安武
節度使爽等以立春節飲於駙馬都尉圖克坦貞家金
主召而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
等伏地請死金主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則
宜早諫魏武帝軍令曰犯麥者死已而乘馬入麥中乃
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示信朕爲天下主法
不能行於貴近乎族念慈獻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
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
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爲歸化州刺
史　西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
禦有功遂以爲相封楚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行宣撫使臣王之奇等奉

宋紀一百三十四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壬午金主以將如南京命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爲大興尹司徒如故癸未夜風雷雨雪交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

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備邊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
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月之間再有大異今一
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
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
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
至不可一日而弛至于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
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朝廷不言道途
側目誉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誠臣憂國惓
惓至意惟陛下采納　癸巳名通化軍漢相國蕭何廟
曰褒德　賀金正旦使徐度將還金主使參知政事李
通諭之曰朕嘗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
繕將畢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之
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
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
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　甲午集英殿修撰知鼎
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丙申祕書少監汪應辰權
尚書吏部侍郎　己亥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和國公張浚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
侍御史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
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敗淮師而許國之

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帝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人胡銓放逐復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居住今命官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　庚子金主命自中都至河南所遣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伦五軍皆用黃絲聯甲紫茸爲上青茸次之號砲軍亦曰細軍尋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金主問司天監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左掖門出竝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金主曰今將南伐正其事也貴中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或爲兵或爲賊金主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訟言存中之過帝惑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

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鬬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間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乃累章丐免　金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尚書右丞　乙卯閤門祗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己未金禁扈從縱獵擾民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癸丑金主發中都　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諫議大夫何溥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二三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入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兼精又減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申尚書省　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敬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己卯右諫

議大夫何溥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金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卯故左大夫致仕李尭追復左中大夫其子二人　癸巳金主次河南府因出獵如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塞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明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　夏四月癸卯朔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議因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撙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荊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

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卽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帝慷慨請行帝大喜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蘇華可用許之華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以行　丁未金主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發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宋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金主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罪索其大臣及淮漢之地如不從卽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謂景山曰同曰以全所言奏聞（攷異宋史倫殿前都點檢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蓋假官以行非其本職也今從金史）　戊申金主命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潁壽諸州對境創置堡屯者　庚戌金主發河南府丁卯次溫湯誡扈從毋得輒過汝水金主出獵遇奔鹿突之墮馬幅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　五月丙子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入境景山等舉趾倨傲又遣人量牖面濶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時上下泄泄至是始

知其有渝盟之意　庚辰金太師尚書令溫都思忠率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舊作伦禿今改）等討之　甲申禮部郎中王普言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科當時惟明經略通大義其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為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為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捨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為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為定額而分之仍于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　辛卯金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景山當奏事自稱語吶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帝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帝傳旨令升全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欽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

朕即位後一二年間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爲誡禁亦難杜絕又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朕到南京方欲遣人備諭此意近有司奏言欲遣使來賀行幸南京灼知意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問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咨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態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

界至分明不生邊事朕以向來止曾經有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閭場頗多約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于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于次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全寔帝色變遽起全枉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曉曉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枉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帝哭泣炎奏其事帝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皇帝訃音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宣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詔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帝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竢其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警靜以觀變使不當遣帝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應之麟之曰

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拜彌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江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盡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于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卽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帝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緻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遵避闔蜀之計人情惶惑陳康伯言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

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昭彼土卒今幸天禍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聖慈留心焉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荊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　丙申侍御史江澈爲御史中丞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于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濶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帝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備軍用　戊戌帝成服于几筵殿　已亥金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　庚子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

衢婺二州竝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
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州駐
劄破敵軍統制陳敢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
方湖南北非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
竝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
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
帝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帝曰浚才疎
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
皆以浚爲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帝首肯俊卿又言張
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伐士氣帝曰卿可謂仁
者之勇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
釋杖以下　金主自汝州如南京　丙午小祥帝御几
筵殿行禮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放黑趙牲之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上問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絶塞乃盡遣出宮今從繫年要錄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
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
今日之事非它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昏

亾則齒寒益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
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
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
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挫扼萬一有緩急
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爲其用則高郵
廣陵豈足以捍其衝宜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
山東諸郡恐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矣
錡亦以爲然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
泗州遣人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使來邦人驚懼謂金
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以軍繼之即傾

城奔走宴罷來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緩腰懸金牌乘
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吕廣問等
令跪聽遂道金主旨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宮殿
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也
軍民聞之始釋疑然亦有賚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
會朝廷亦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
淮南官吏老幼悉往江南矣　癸丑詔罷教坊樂工許
自便　乙卯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
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

不赦帝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于
几筵殿以次赴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
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翼日帝謂輔臣
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它日
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僊僥于發舶無若江陰臣請
守之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帝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
與將官邊士寧潛入金境伺動靜至是金謀洩復召
問方略寶言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
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帝問何如對曰兵之道自戰
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
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
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
可以得志帝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
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三千止
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虧

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
之屬及鉅絹萬數以爲軍實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帝
易禪服　庚申禪祭　夜彗出於角　壬戌金主次南
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殿
鴟尾癸亥金主備法駕入南京奉太后居寧德宮太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悉以告福娘復增飾其言由是嫌隙益深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喜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醴泉觀使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爲文州刺史　是月金使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　秋七月壬申朔溫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溫州總轄海船先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請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濶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鬬詔用其言遂有是命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淸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卽長驅先據要害淀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撥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沿淮一帶

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會劉錡或委本州守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一縣與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于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爲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已奉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于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義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彦容怒不自已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遣義問書言句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旰胎令關報本州約同有死不肯復去數萬人理宜優卹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横以鎮江都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　丁亥金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師尚書令以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尚書左丞相吏部尚書白彦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赫舍哩志寧爲開封尹武安軍節

度使圖克坦恭爲御史大夫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宰執進呈臺諫疏章帝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庚寅復責授左朝奉大夫祕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初帝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淮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楸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請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壬辰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守臣富察圖穆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告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跪于庭下聲稱有敕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達勒達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伦禍比前生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夏通好若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

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族親往以平寇亂故雖
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
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卻當還此今聞有使稱賀
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
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非所召
之人可便歸國卽令元指官人等前來一就稱賀仍須
九月初到闕故茲宣示言畢升堂分賓主而坐嘉戰栗
張掄稍進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
對掄曰侍講前來口言有收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
于紙以俟聞奏汝嘉卽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遣以繒
帛香茶皆不受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樁恭纂聖文仁
德顯孝皇帝謚寶　是月金大括境內贏馬殺亾遼耶
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金主菅因賜羣臣宴
顧謂左丞相蕭玉曰卿嘗讀書否玉曰亦嘗觀之中宴
金主起卽召玉至內閣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卻之曰
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今欲伐江南卿以爲何如
玉曰不可金主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
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以百萬伐晉
不能以一騎渡是以知其不可金主怒叱之使出既而
尚書令張浩因入奏事金主杖浩并杖玉謂羣臣曰浩

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王以苻堅比朕朕欲釘其舌而磔之以玉有功故隱忍耳（攷異繫年要錄以金主遷汴京爲七月間事據金史金主以六月至南京非七月也又要錄載劉筈自請爲統軍張中彥爲蜀道統軍俱伦七月不知爲八月事也）

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負氣嘗潛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癸丑金主弒其母太后圖克坦氏初布薩師恭賜第隣寧德宮師恭屢得見太后及師恭奉命討契丹諸部入辭太后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京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勑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侍婢高福娘以告金主金主疑太后有異圖召點檢太懷忠等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卽擊殺之太后方拂觴懷忠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遽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乃縊殺之金主命焚屍於宮中棄其骨於水封福娘爲鄖國夫人且許立爲妃（攷異）金主亮事嫡母不孝不專以胤南伐也繫年要錄云亮母有疾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此非吾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遂令人弒之以威言者要錄據傳聞之詞誤以太后爲金主生母也今從金史）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卽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

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遏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伦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烟如雲霧觀者塡擁右奉義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我有宜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浙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買和仲適白其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丙辰金主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寢兵議和金主曰汝與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致怨偏裨不

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於帝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鄜州諸軍都統制　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寇遷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于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令仲偃粗究沿路盜賊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畫附嘉掄以聞　癸亥金殺布薩師恭以其黨於太后也先是金主使蕭圖喇等討契丹薩巴舊伦撒八今改連戰無功既而薩巴間師恭以大軍至乃遁師恭追之垂及金主使師恭之子以傳逆之至則戮于市師恭臨刑以紲枚塞口但仰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殺圖喇等　已巳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金主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

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事富里珲副之御史大夫圖克坦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圖克坦永年爲右監軍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道都統制監都尹程嘉副之出山海道邏臨安太原尹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攻異金分置諸將本紀載在九月今從李通傳

伦八月金主以昂爲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遂宴諸將於尚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爲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暢終獻樂備而不伦初禮

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于泰殿五人帝于東西廂
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
事竝升于明堂各依其隅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
退五官神位于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
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永祔廟
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帟
毋設四路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
四十人禮畢宣制赦天下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
几筵殿行禮　甲戌金人至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
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喀齊喀舊名合喜洛索孫也將

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
是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
方受賀即肩輿上殺金坪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
御之璘遣將官高崧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
力拒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
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盍調內郡兵分道而
進面受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
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避矢石人皆哂之　辛巳定江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乞奉
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甲申夜楚

州刺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鉅牌金使奪其所
特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啟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
州令謄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嘉張掄于十月二
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自今以後更不須
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緻
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　乙酉詔劉錡
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
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
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沿新河爲遁計築和
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江東轉
運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
行權不得已再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丁亥四川
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清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勝
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于隴州之方山原及秦
州鳳翔境將分軍四川與戰關之兵掎角相應璘乃命
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
部三千人騎趁秦州戊子海受檄卽引兵而出　己丑
顯仁皇后大祥帝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撒几筵之祭
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壬辰幅密院請兩淮京西
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可以專一撙

置邊事從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嶼　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其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葆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未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見汴口有空舟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徒穆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金人攻通化軍先是通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纔入城忽報金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興州駐劄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先是金州既破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南軍弗爲備先是敵軍戍寨者三千打糧傷郡弱者守室劉海引兵至城下濟弗之覺也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統領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蕘縱火烟蔽城寨海因登焉濟乃開門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　是日金主發自南京詔皇后及太子尧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臨發后

與炎英挽衣號慟金主亦泣下曰吾行歸矣　乙未金人攻信陽軍先是荆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絶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漢沃壤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陽爲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闔闢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爲屬自鄂渚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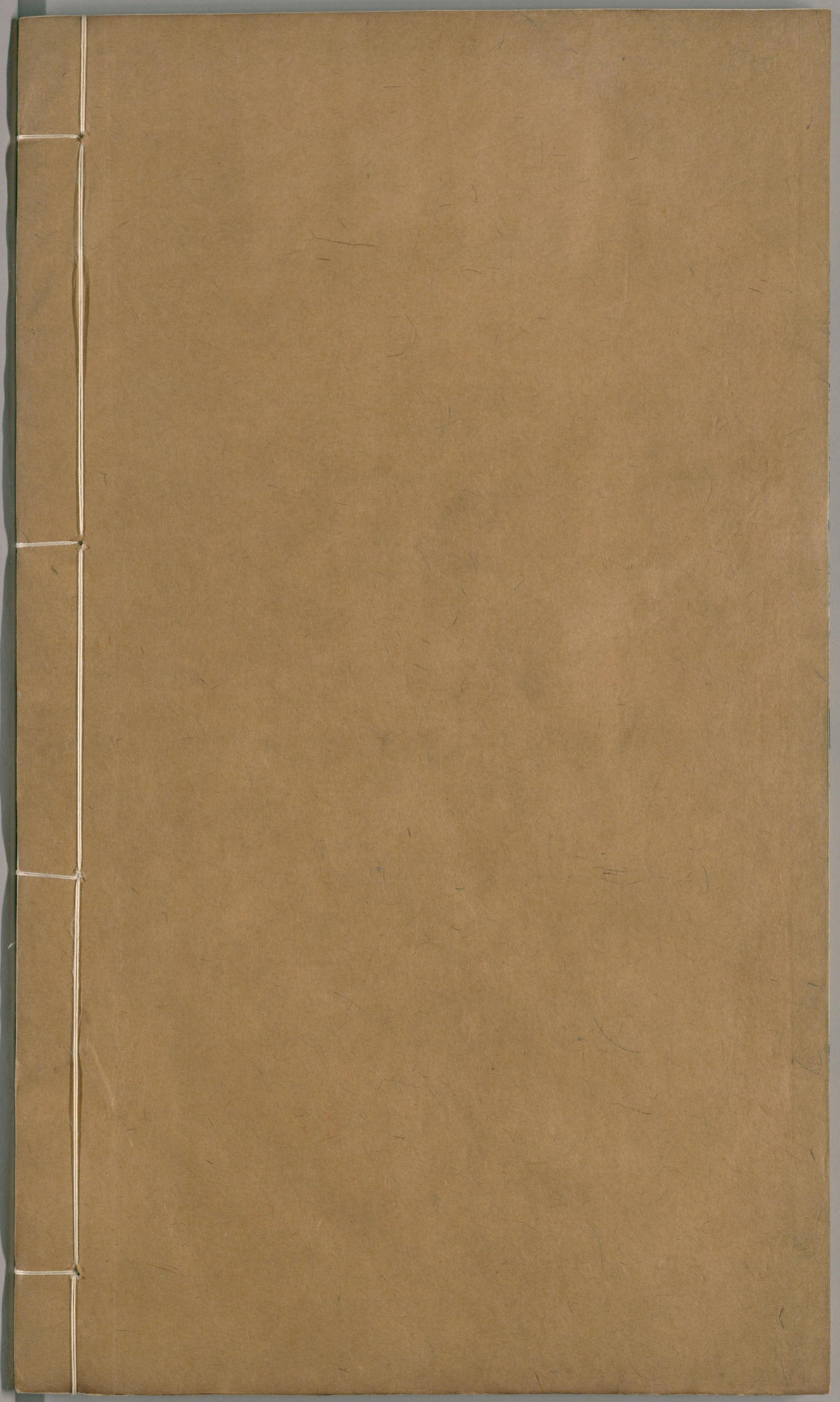
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南亦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棄至是秋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爲便

丙申太白晝見　權尚書工部侍郎四川宣撫使吳璘遣郎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將官曹淋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林哲往北界軍前未還璘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囉延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爲令人既而阿林哲來歸璘卽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　戊戌吳璘及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入黃牛堡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侵川界令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揩置招諭事件令三省樞密院降救榜曉諭　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帝遣中使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來侵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曰發一舍時錡已病甚不能食啜粥而已　己亥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城下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

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軍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既行德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　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溫敦烏頁（舊伦烏野今改以）降宏嘗爲秉義郎後爲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間南師克秦州乃誘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魯孝忠等率所部官合鬬殺烏頁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富察納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　金太子允英頗警悟嘗讀孝經問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允英嘿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金主弒太后事也

金將士自軍中亾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舊伦昜今改蘇）明安福壽東京穆昆（舊伦謀今改）金珠（舊伦金住今改）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亾歸從者衆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